

1043620

趙 上 邦 文 存

上
冊



● 四川大學出版社 ●

赵 卫 邦 文 存

上 册

四川 大学 出版社

赵 卫 邦 文 存

上 册

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编

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成都四川大学内）

四 川 大 学 印 刷 厂 印 刷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12.6

字数260千

1989年6月第一版

1989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1—600册

ISBN7—5614—0251—1/C·15

定价：3.80元

目 录

上 册

赵卫邦同志追悼会悼词……………赵卫邦同志治丧委员会	(1)
死而不已，高风不堕——缅怀敬爱的赵卫邦老师…………	(4)
鞠躬尽瘁，死而未已——赵卫邦教授先进事迹简介…	(10)
赵卫邦自撰简历……………	(12)
颜习斋著述编年……………	(14)
秦词白帝解……………	(36)
西康会理的焚人……………	(42)
契丹国家的形成……………	(65)
英国侵略西藏的早期活动……………	(99)
《如何体会经典作家关于东方土地制度的理论》一文 的商榷……………	(141)
“家庭公社”这一术语在经典著作中的含义——并论 几个有关术语的翻译……………	(148)
凉山彝族奴隶制等级结构的形成……………	(158)
川北甘南氏族考略……………	(177)
平武“白马藏族”的族别问题……………	(205)
略论我国西南少数民族的图腾制度……………	(216)
解放前西双版纳的社会结构……………	(228)
第一个潜入拉萨的英国人曼宁之被驱逐出境……………	(245)

中古时期四川的僚族.....	(254)
亚洲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的基本形态及主要特点.....	(262)
《大凉山夷族考察记》日文译本序言.....	(280)
印度的种姓制度和贱民问题.....	(285)
印度多民族结构的历史变化.....	(370)

赵卫邦同志追悼会

悼 词

今天，我们怀着十分悲痛的心情，哀悼四川大学图书馆名誉馆长、历史系教授、南亚研究所兼职研究员、中国民主同盟盟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成都市委员会常委赵卫邦同志的不幸逝世。

赵卫邦同志于1985年4月检查发现肝癌，旋即住院医治。赵卫邦同志患肝癌生病和住院期间，校、系、馆、所及校内外有关方面的领导多方关怀。虽经医院积极治疗，终因病情严重，不幸于1986年元月12日18时55分在空军成都医院逝世。

赵卫邦同志是河北省深县刘屯乡人，1908年生。1933年在北京大学外语系毕业后，执教于北京、上海、浙江、山西等地的中学。1940年在北平辅仁大学历史研究所研究生毕业，获硕士学位后，作为著名史学家陈垣教授的优秀弟子留校任助教、讲师。1949年，受北平辅仁大学民族研究所的派遣，以研究员身份到西康省西昌地区从事少数民族的调查研究工作。1950年初，在成都华西大学任中文系教授、代理系主任和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1952年10月调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1953年起兼任校图书馆馆长，1964年兼任印度研究室、南亚研究所研究员直至逝世。

赵卫邦同志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新中国，拥护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他担任民盟川大支部委、四

川大学校行政委员会委员、四川大学治保会副主任、成都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常委等社会工作中，积极支持党组织的各项工
作。在“四害”横行，他身遭迫害时，也从未动摇对党的热爱，始终坚信祖国美好的未来。在他生命垂危之时，还念念不忘党组织，多次要看望他的同志向党委转达他的敬意说：“学校党委对我太好了，学校领导对我太好了。”赵卫邦同志是我们学校党组织的一位忠诚可靠的朋友。

赵卫邦同志学贯中西，知识渊博，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他数十年如一日，潜心于中、外历史的研究和教学，亚洲史、印度史的学术造诣尤深；他对国内外民族问题，特别是对印度民族问题和我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问题有深入的研究，独到的见解，受到日本学术界的称赞，应邀为日本出版的《凉山彝族》一书作序；他晚年发表的关于《红楼梦》的研究成果亦引起国内外红学家们的注目。赵卫邦同志的学术活动受到学术界的尊重，被选为四川省历史学会常务理事、西南民族研究学会顾问、四川省民族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红楼梦学会理事。

赵卫邦同志躬耕教育五十年，教书育人，为国家培养了许多人。他的学生遍布全国，不少已是知名专家、学者和党政领导干部。他教学认真负责，以耄耋之年，带领研究生，北至吉林、南达昆明收集资料。“不辞辛苦，走遍半个中国”搞教学的动人情景感动了我国印度史学界的专家和学者们，赞誉他是“功底深厚、精神可佳、指导得法”的指导教师。

在从事繁忙的教学、科研的同时，赵卫邦同志还长期担任校图书馆馆长，不仅为四川大学图书馆的藏书建设、基础工作及人员培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而且对四川省中心图书馆委员会的工作也作出了显著的贡献，被选为四川省图书馆学会名誉理事。

赵卫邦同志生活朴素，为人正派，忠厚诚恳，团结同志，受人尊敬。

赵卫邦同志的逝世，不仅是四川大学教学和研究工作的一个重大损失，也是我国印度史学界的一个重大损失。赵卫邦同志虽然去世了，但是他的优秀品德和治学精神将永存人间。

赵卫邦同志直至临终前都还在思考印度研究的问题，他在遗嘱中留下了撰写印度国大党论文的提纲。赵卫邦同志，你放心吧，我们一定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和老一辈知识分子们的美德，继承你的遗愿，把教学改革搞好，为繁荣我国的教育事业，为祖国的四化建设作出更大的努力，更多的贡献。

安息吧，赵卫邦同志！

赵卫邦同志治丧委员会

1986年1月16日

死而不已 高风不堕

缅怀敬爱的赵卫邦老师

尹 协 祚

赵卫邦教授生前担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四川大学图书馆名誉馆长、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兼职研究员，他是中国民主同盟盟员，市政协常委。

赵卫邦老师辞世半年多了。然而，只要是了解他的人，又有谁能将他忘却呢！

原因就在于，他虽去了，而他留在人间的确乎太多、太宝贵了。

在弥留之际，赵老师首先明确交待的是，将他毕生所搜集到的上万册宝贵藏书，除少数用为纪念，分赠他的学生、研究生外，其余全部捐赠给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他留下的私有住宅、存款等，吩咐我全权代他处理，只将四分之一分给他的子侄，四分之三也赠给南亚研究所，用以继续办好南亚所出版的学术刊物，以及资助奖励后学精英。

此外，他还专门对我讲了一段话，占了他所留口头遗嘱的三分之一。赵老讲：“关于我未完成的稿子，有关印度的，你抽空来整理。我的那些稿子，接近完成、比较有眉目的是一篇关于（印度）种姓制度的。本来还有一篇，我原想跟你合作来写。我现在来谈谈大概的意思，你考虑是不是可以写。就是甘地，要讲英·甘地时期国大党跟尼赫鲁时期的国大党有什么

区别。我想应从国大党的新特征来讲，英·甘地时期有不随的特征。研究好这点，对我们的对外工作有意义，你要努力去做”。

我深信，无论是谁，只要知道这样的情景和听到这样的遗嘱后，他一定能够立即想象出赵卫邦教授的为人，他的品质。他毕生所追求的究竟是甚么。还会连想到的是，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何以可贵？人生的目的应该是什么？

人们通常都把老师比喻为蜡烛，默默地燃尽了自己，却照亮了别人。我是赵老师的学生，从读书到工作，一直是在他的直接教育、指导下走过来的。往事非烟，正是那一桩桩有过切身体会的大小事件，在我心里垒叠并牢固地凝成了一个不灭的形象，赵卫邦老师的的确确象蜡烛，他无比忠实地实践了、验证了这个朴实而崇高的比喻。

赵老师的高尚品德，高深的学术造诣，他的先进事迹，绝非三言两语可以介绍清楚的。我只介绍赵老最近几年来的一些先进事例。

1984年暑期，赵老师七十五岁高龄，所招收的三名印度史硕士研究生快毕业了，由于川大没有世界地区史国别史硕士学位的授予权，遂决定向中国社会科学院申请硕士学位论文答辩。筹办中，又适逢全国“印度历史讨论会”定于该年十月在杭州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就决定将这次答辩也列为该会议的内容之一，并正式任命了以享誉中外的著名学者陈翰笙教授为主任委员的答辩委员会。我作为赵老师的助手，参加了答辩委员会，并自始至终协助赵老工作。记得，答辩才开始，赵老突然鼻孔流血不止，但他未听医生和与会全体同志的劝告，拒承休息，自始至终参加整整三天两晚的笔试和口头答辩。他说：“论文答辩不但对于研究生是至关重要的大事，同时也是对导师

工作的检验，再有病也不能不参加。”答辩结果，这三名研究生的论文均获答辩委员会相当高的评价并得全票通过，同意授予硕士学位。为了交流赵老指导研究生的经验，陈翰老和答辩委员会又提出，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陈洪进教授主持，还专门召开了一次座谈会，谈导师应如何指导，研究生应如何学习。与会同志得知，为了尽可能搜集到重要的参考文献，从1983年9月起，赵老师不顾年逾古稀之高龄，先后三次亲率三名研究生，北行至吉林长春，南到了云南昆明，探幽索微，搜集资料。三次共手抄、复印参考书籍一百多种，共二千余页。这才保证了三名研究生的学位论文质量。第一篇正文为三万字，全文注释共一百二十条，引用外文书目二十余种；第二篇正文约六万字，注释二百六十条，引用中外文专著和论文共八十二册（篇）；第三篇正文五万五千字，注释一百九十四条，引用书目达三十五种。1983年秋，当赵老师带领研究生在北京查阅参考资料时，由于住宿困难，他是与学生同住四人一间、设上下铺的房间。为了抢时间，午餐时赵老师也一样不回招待所，又因餐馆经常找不到坐位，赵老也多数是站着吃一碗面条了事。如此种种，陈洪进教授听后当即满怀深情地说道：“这真正是扶老携幼，不辞辛苦，走遍了半个中国为学为国”。年近九十的陈翰老更是十分激动地说：“象赵老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条件差到如此，而精神却是这样高贵，我真想哭，我感动，我钦佩”。座谈会中与与会同志对赵老当好研究生导师的有效经验概括了六个字：一曰“功底”，即是说导师自身要有深厚的学术功底；二曰“精神”，作为导师既应认真、严格，更要言传身教；三曰“得法”，导师应指导得法。

赵老学识渊博，得到国内外公认，这与他一贯治学勤恳，孜孜以求是分不开的。例如，从七十年代开始，赵老因患白内

障，右眼已几近失明，左眼视力也极其有限，但他始终是眼镜加放大镜，从未停止过读书与著述。除了带研究生外，仅1976年以后，他不但出席了三十多次全国性及省内学术讨论会，还出国出差，又发表了涉及中外、古今、文史广阔领域的十多篇论文。赵老生前不止一次地向他的学生讲过，“若论天赋，我决无任何优越可言，而今天之所以还能做点学问，一是得益于老师，象陈垣老先生，还有钱玄同老师等，甚至也包括胡适先生；二是靠苦读，从学如耕，只有花了足够的劳动，才会有如期的收获”。六十年代初，他得了严重的失眠症，常通夜难以入眠，赵老深感这样既浪费了时间，还会频添许多苦恼。由此想到了重新抓起《红楼梦》的研究。因为，失眠中搞外文及外国研究，会感脑力不足，而从《红楼梦》各种版本的校勘、研究开始，兴趣盎然，既利于治病，又推进了有益的研究。自此，他一直充分利用这样的“不眠之夜”，陆续写出了有关红学的多篇论文，并激起了国内外红学专家们的瞩目，日本学者还专门来信请他交流心得。赵老师原毕业于外语专业，他不但精通英语，且具有很高的中文素养；他不但潜心研究古代问题，也十分关注现实课题；他的研究成果遍及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图书馆学和红学等众多领域。他真正无愧于“学贯中西，功底深厚，知识渊博的美诩。他的学术成就受到了中外学术界的公认和尊重，日本学者翻译出版《凉山彝族》一书时，1981年专函请他作序。他先后被选为四川省历史学会常务理事、西南民族研究学会顾问、四川省民族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红楼梦学会理事等。

当然，在赵老一生近八十年岁月的生活中，也曾有过多次的坎坷与冤屈。解放前，他曾被反动统治者下到大牢，受尽屈辱和折磨。在那洒向人间都是怨的十年中，他又被抄家、批

斗、关押、打进“牛棚”。但是，他一直坚持自己的选择，终生忠诚于自己所热爱的事业。他把奉献视为当然，却似乎根本不懂得什么叫索取。在他病危期间，为彻底退赔他“文革”中被没收的文物，中共四川大学党委统战部负责同志代表组织向他说明“文革”中他被抄走的文物，包括三幅张大千的名画，已无法找到原物，组织上决定请现代名画家、书法家为他专门绘制、书写两幅字画，以作纪念；同时拟赔偿他一笔现金。赵老师于斯时斯地不但没有借机作任何发泄，恰恰相反，他是由衷地被感动了，他泣不成声的重复着：“党对我已经太好了，组织上已经对我太好了。”他表示，作为纪念，已经为他准备好的字画他可以接受，钱不要。正因为这些，在悼念赵卫邦教授的悼词中，组织上和同志们都一致肯定：“赵卫邦同志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新中国，拥护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他担任民盟川大支委、四川大学校行政委员会委员、四川大学治保会副主任、成都市人大常委、市政协常委等社会工作中，积极支持党组织的各项工作。在‘四害’横行，他身遭迫害时，也从未动摇对党的热爱，始终坚信祖国美好的未来。”这是对赵老师一生的正确评价。

赵老自1933年在北京大学外语系毕业后，即先后执教于北京、上海、浙江、山西等地的多所中学。后来他又考上了被誉为史学泰斗的陈垣教授的研究生，1940年获硕士学位后，他作为陈垣教授的优秀弟子即被留校担任辅仁大学历史系助教、讲师。1949年初，受辅仁大学民族研究所的派遣，以研究员身份到原西康省西昌地区从事少数民族的调查研究工作。自1950年开始，担任成都华西大学教授，后任该校中文系代理系主任和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1952年10月调任川大历史系教授，1953起兼任校图书馆馆长，1964年兼任川大印度研究室、南

亚研究所研究员直至逝世。早在五十年代初，赵卫邦老师就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并多年担任民盟川大支部委员，对盟务很热心，他对川大的教学、科研、图书资料和教师思想工作，始终是兢兢业业，不遗余力。他的学生早已遍布全国，且不少已是知名专家、学者和党政领导干部。他从教五十余年，毕生勤奋，硕果累累。熟识、了解他的人都由衷地敬佩他，深深地怀念他。

我国著名民族史学家侯方岳老先生，当得知赵老师逝世的消息后，虽正在住院，也匆匆在病房写来悼念信。信中写道：

“赵老毕生致力于中国民族和南亚各国研究，观点新颖，不随俗流，探幽索微，见识高深；奖掖后学，毫耄犹不倦，春风化雨，桃李遍中华，一朝乘鹤去，百代共景仰！”辽宁大学印度史专家崔连仲教授在悼念信中也写道，“赵先生为人忠厚，学识渊博，是国内一位德高望众的著名学者，他的逝世是我国史学界的重大损失。”

现在，四川大学已正式决定，将设专室陈列赵老捐赠的书籍、字画，以作永久纪念；已指派专人负责搜集赵老的各种著述。

（民盟四川省委《四川盟讯》1986年4—5期）

鞠躬尽瘁 死而未已

赵卫邦教授先进事迹简介

(根据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副教授尹协祚同志汇报材料整理)

民盟盟员、四川大学教授赵卫邦同志，是一位“学贯中西，功底深厚，知识渊博”的著名历史学家，是一位“燃尽自己，照亮别人”，为培养学术界新人呕心沥血的一代宗师。赵卫邦同志临终时将身后的一切都奉献给人民教育事业的感人事迹，更为我们留下了一个“鞠躬尽瘁，死而未已”的光辉形象。

赵卫邦同志数十年如一日，潜心于中外历史的研究和教学，亚洲史、印度史的造诣尤深；他对中外民族问题，特别是印度民族问题和我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问题有深入的研究，独到的见解，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称赞。他晚年发表的关于《红楼梦》的研究成果亦引起国内外红学家们的注目。著名历史学家侯方岳赞誉赵老“观点新颖，不随俗流，探幽索微，见识高深。”日本学术界曾邀请赵老为日本出版的《凉山彝族》一书作序。

赵卫邦教授躬耕教育五十余年，教书育人，为国家培养了许多人才。耄耋之年，仍不辞辛劳，带领研究生，北至吉林，南达昆明，收集资料，与研究生同吃同住，走遍了半个中国。特别是在带领研究生参加印度历史讨论会硕士学位论文答辩中，在突遭不二，鼻孔流血不止的情况下，不听医生和与会

同志的劝告，拒不休息，自始至终参加完了整整三天两晚的笔试和口头答辩，使由他带的三名研究生顺利通过了论文答辩并获得硕士学位。我国印度史学界的专家和学者们为此深受感动，赞誉他是“功底深厚，精神可佳，指导得法”的指导教师。著名学者陈翰笙深情地说：“象赵老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条件差到如斯，而精神却是这样高贵，我直想哭，我感动，我钦佩。”

赵卫邦同志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生活十分俭朴。他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党的教育事业，从未想到要索取什么。临终弥留之际，他想到的仍然是应当对人民作何奉献的问题。他立下遗嘱，将毕生所收集到的上万册宝贵藏书，除少数用作纪念，分赠他的学生外，绝大部分捐给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他留下的私有住宅存款等，只将四分之一给他的侄子，四分之三赠给川大南亚所，用以创办学术刊物，奖励后学。现在，四川大学已正式决定，将设立专室陈列赵老捐献的书籍、字画，以作永久纪念。同时指派专人负责收集赵老的各种著述，争取尽快编辑出版“赵卫邦文存”，用他的专款设立“赵卫邦教授学术基金”，用以促进南亚问题的研究，完成未尽的事业。

（原载民盟成都市委《成都盟讯》1986年3期）

赵卫邦自撰简历

赵卫邦，字子凡，男，汉族，1908年11月6日生于河北省深县赵禅院村。

1923年以前在本地小学读书数年；1923—1929年在河北省冀县省立第六师范学校读书；1929—1933年在北京大学外文系读书，毕业后曾在中学任教三年。

1936年夏入北京大学研究院史学部作研究生，在胡适指导下写《颜元传》，未成，仅成《颜习斋著述编年》一文，后发表于北京图书馆编之《图书季刊》新四卷一、二期合刊，（1943年6月在重庆出版）。

抗战开始后，北京大学南迁，未得随行，转学北京辅仁大学历史研究所，继续作研究生。时陈垣校长为研究生讲授清代史学考证方法，得沾雨露，受益实多。

时辅仁大学有德人雷冕（R. Rahmann）任校长，为研究生讲授民族学研究法等课程。在其影响下治学兴趣渐转变到民族学、民族史之研究。1940年由研究所毕业，被授予硕士学位。毕业后留校工作。1948年夏由该校派往西昌（当时属西康省），以研究员名义调查旧宁远府各县少数民族，曾以一年半时间由西昌至德昌、会理、盐边、盐源等地徒步旅行。时当全国解放前夕，旅途艰苦异常，然于西昌附近之彝族、德昌之栗粟、会理南境沿金沙江边之白彝（自称焚）、两盐之纳溪、西番等族，皆作短期调查工作。其写成报告者仅有关于会理焚